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冊府元龜卷九百九十三至九十六

詳校官中書臣賈　鋐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葉　蘭

謄錄監生臣張　護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卷九百九十三　宋　王欽若等　撰

外臣部

備禦第六

唐德宗貞元三年四月庚申詔曰蕃寇雖退疆理猶虞安邊之策必有良算各委常叅官具所見封進每坐日三四人陳奏利害

七年二月戊戌詔曰平凉當四會之衝居北地之要涇

原節度使劉昌請城于兹分兵保戍實以遏其要衝保寧邊鄙平凉故原州屬縣在州西一百五十里令董率諸兵城之度支饋餉旋辰而畢仍分兵戍之地當走集得守固之要兵罷糧穀頗豐而人安焉

八年中書侍郎陸贄知政事以河隴陷蕃已來西北邊常以重兵守備謂之防秋皆河南江淮諸鎮之軍也更番往來疲於戎役贄以中原之兵不習邊事及捍虜戰賊動多敗屻又苦邊將名目太多諸軍統制不一緩急

無以應敵乃上疏論其事曰臣歷觀前代書史皆謂鎮撫四夷宰相之任不揆闇劣屢敢上言誠以備邊禦戎國家之重事理兵足食備禦之大經兵不治則無可用之師食不足則無可固之地理兵在制置得所足食在斂導有方陛下幸聽愚言先務積穀人無加賦官不費財坐致邊儲數逾百萬諸鎮收糴今已向終分貯軍城用防艱急縱有寇戎之患必無乏絕之憂守此成規以為永制常收冗費益贍邊農則更經二年可積十萬人

三歳之粮矣足食之原粗至理兵之術未精敢試籌量庶備採擇伏以戎狄為患自古有之其於制禦之方得失之論備存史籍可得而言大抵尊即序者則曰非德無以化要荒曾莫知威不立則德不能馴也樂武威者則曰非兵無以服凶獷曾莫知德不修則兵不可恃也務和親者則曰要結可以睦隣好曾莫知我結之而彼復解之也美長城者則曰設險可以固邦國而扞寇讐曾莫知力不足人不堪則險不能有也尚薄伐者則曰

驅遏可以禁侵暴而省征徭曾莫知兵不銳壘不完則遏之不能勝驅之不能去也議邊之要略盡於斯雖互相譏評然各有偏駁聽一家之說則理例可徵考歷代所行則成敗異效是繇執常理以御其不常之勢徇所見而昧所遇之時夫中夏有盛衰夷狄有彊弱事機有利害措置有安危故無必定之規亦無長勝之法夏后以序戎而聖化茂古公以避狄而王業興周城朔方而獫狁攘秦築臨洮而宗社覆漢武討匈奴而貽悔太宗

征突厥而致安文景約和親而不能弭患於當年宣元
弘撫納而足以保寧於累葉以中夏之盛衰異勢夷狄
之彊弱異時事機之利害異情措置之安危異決知其
事而不度其時則敗附其時而不失其稱則成形變不
同胡可專一夫以中國彊盛夷狄衰微而能屈膝稱臣
歸心受制拒之則阻其嚮化威之則類於殺降安得不
存而撫之即而序之也又如中國彊盛夷狄衰微而尚
棄信奸盟蔑恩肆毒諭之不變責之不懲安得不取亂

推亡息人固境也其有遇中國喪亂之弊當夷狄彊盛之時圖之則彼釁未萌禦之則我力不足安得不卑詞降禮約好通和啗之以親紓其交禍縱不必信且無大侵雖非御戎之善經亦時事有不能已也儻或夷夏之勢彊弱適同撫之不寧威之不靖力足以自保不足以出攻得不設險以固軍訓師以待冦來則薄伐以遏其深入去則攘斥而戒於遠追雖為安邊之令圖亦勢力有不能不然也故夏之即序周之于攘太宗之翦亂皆

乘其時而用其勢者也古公之避狄文景之和親神尭之降禮皆順其時而不失其稱也秦皇之長城漢武之窮討皆知其事而不度其時者向若遇孔熾之勢行即序之方則見侮而不從矣乘可取之資懐畏避之志則失機而養寇矣有攘却之力用和親之謀則示弱而勞費矣當降屈之時務翦伐之畧則召禍而危殆矣故曰知其事而不度其時則敗附其時而不失其稱則成是無必定之規亦無長勝之法得失著效不其然歟至於

察安危之大情計成敗之大數百代之變易者蓋有之矣其要在於失人肆恣則必覆任人從衆則必全此乃古今所同情理之所一也國家自祿山搆亂肅宗中興撤邊備以靖中邦借外威以寧內難於是吐蕃乘釁呑噬無厭廻紇矜功馮陵亦甚中國不遑振旅四十餘年使傷耗遺甿力竭蠶織西輸賄幣北賂馬資尚不足塞其煩言滿其驕志復乃遠徵士馬列戍疆陲猶不能遏其奔衝止其侵侮小入則驅略黎庶深入則震驚邦畿

時有議安邉之策者多務於所難而忽於所易勉於所短而畧於所長遂使所易所長者行之而其要不精所難所短者圖之而其功靡就憂患未弭職斯之繇夫制敵行師必量事勢勢有難易事有後先力大而敵脆則先其所難是謂奪人之心暫勞而永逸者也力寡而敵堅則先其所易是乃固國之本覬釁而後動者也頃屬多故人勞未瘳而欲廣發師徒深踐冦境復其侵地攻其堅城前有勝負未必之虞後有饋運不繼之患儻或

撓敗適所以啓戎心而挫國威以此求保國安邉之謀可謂不量事務於所難矣天之授者有分事無全功地之産者有宜物無兼利是以五方之俗長短各殊長者不可踰短者不可企勉所短而敵其所長必殆用所長而乘其所短必安強者乃以水草為邑居以射獵供飲茹多馬而尤便馳突輕生而不恥敗亡此戎狄之所長也戎狄之所長乃中國之所短而欲益兵蒐乘角力爭馳交鋒原野之間決命尋常之内以為禦寇之術可謂

勉所短而較其所長矣務所難勉所短勞費百倍終於無成雖果成之不久自廢豈不以越天授而違地產虧時勢以反物宜者哉將欲去危就安息費從省在其慎守所易精用所長而已若乃擇將吏以撫寧衆庶修紀律以訓齊師徒耀德以佐威能邇以柔遠禁侵抄之暴以彰吾信抑攻取之議以安戎心彼求和則善待而勿與結盟彼為寇則嚴備而不務報復此當今之所易也賤力而貴智惡殺而好生輕利而重人恐小以全大安

其居而後動俟其時而後行是以修封疆守要害塹蹊
隧壘軍營謹禁防明斥候務農以足食練卒以蓄威非
萬全不謀非百克不鬬寇小至則張聲勢以遏其入寇
大至則謀其大以邀其歸據險以乘之多方以悮之使
其勇無所加衆無所用掠則靡獲攻則不能進有腹背
受敵之虞退有首尾難救之患所謂乘其弊不戰而屈
人之兵此中國之所長也我之所長乃戎狄之所短我
之所易乃戎狄之所難以長制短則用力寡而見功多

以易敵難則財不匱而事速就捨此不務而反爲所乘斯謂倒持戈矛以鐏授冦者也今則皆務之矣然猶守封未固冦戎未懲者其病在於謀無定用衆無適從所任不必才才者不必任所聞不必實實者不必聞所信不必誠誠者不必信所行不必當當者未必行故令措置乖方課責虧度財匱於兵衆力分於將多怨生於不均機失於遥制臣請爲陛下粗陳六者之失惟明主慎聽而熟察之臣聞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武欲勝其

敵必先練其兵練兵之中所用復異用之於救急則權以紓難用之於暫敵則權以應機故事有便宜而不拘常制謀有奇詭而不狥衆情進退死生惟將所命此所謂攻討之兵也用之於屯戍則事圖可久勢異從權非物理所愜不寧非人情所欲不固夫人情者利焉則勸習焉則安保親戚則樂生顧家業則忘死故可以理術馭不可以法制驅此所謂鎮守之兵也夫欲備封疆禦戎狄非一朝一夕之事固當選鎮守之兵以置焉古之

善選署者必量其情習辨其土宜察其伎能知其欲惡用其力而不違其性齊其俗而不易其宜引其善而不責其所不能禁其非而不處其所不欲而又類其部伍安其室家然後能使之樂其居定其志奪其氣勢結其恩情拊之以惠則感而不驕臨之以威則肅而不怨靡督課而人自為用施禁防而衆自不攜故出則足兵居則足食守則固戰則彊其術無它便於人情而已矣今者散徵士卒分戍邊陲更代往來以為守備是則不量

性習不辨土宜邀其所不能彊其所不欲求廣其數而不考其用將致其力而不察其情斯可以為羽衛之儀而無益於備禦之寔也何者窮邊之地千里蕭條寒風裂膚驚沙慘目與豺狼為鄰伍以戰鬬為嬉遊晝則荷戈而耕夜則倚烽而覘日有剽害之虞永無休暇之娛地惡人勤於斯為甚自非生於其域習於其風幼而覩焉長而安焉不見樂土而不遷焉則罕能寧其居而狎其敵也關東之地百物阜殷從軍之徒尤被優養慣於

温飽狃於歡康比諸邊隅若異天地閒絶塞荒陬之苦則辛酸動容聆彊蕃勁虜之名則慴駭奪氣而乃使之去親族捨園廬甘其所辛酸抗其所慴駭將兾為用不亦踈乎矧又有休代之期無統馭之帥資奉若驕子姑息如倩人進不邀之以成功退不處之以嚴憲其來也咸負德色其止也莫有固心屈指計歸張頤待飼徼幸者猶患還期之賒緩常念戎醜充斥王師挫傷則將乘其離亂布路東潰情志且爾得之奚為平居則殫耗資

儲以奉浮冗之衆臨難則技棄城鎮以揺逺近之心其
弊豈為無益哉固亦將有所撓也復有抵犯刑禁謫徙
軍城意欲增戶寔邊兼令展効自贖既是無良之類且
加懐土之情思亂幸災又甚戍卒適足煩於防衛諒無
望於功庸雖前代時或行之固非良算之可遵者也復
有擁旄之帥身不臨邊但分偏師俾守疆埸大抵軍中
壯鋭元戎例選自隨委其疲羸乃配諸鎮節將既居内
地精兵祇備紀綱遂令守要禦衝嘗在寡弱之輩寇戎

每至力勢不支入壘者纔足閉闗在野者悉遭刼執恣其芟蹂盡其捜毆比及都府聞知虜已克獲旋返耳安邊之本所切在兵若斯可謂措置乖方矣賞以存勸罰以示懲勸以懋有庸懲以威不恪故賞罰之於馭衆也猶繩墨之於曲直權衡之揣重輕輗軏之所以行車銜勒之所以服馬也馭衆而不用賞罰則善惡相混而能否莫殊用之而不當功過則姦妄寵榮而忠寔擯抑夫如是若聦明可衒律度無章則用與不用其獘一也自

頃權移於下柄失於朝將之號令既不克行之於軍國之典章又不能施之於將務相遵養苟度歲月欲賞一有功懾慮無功者反側欲罰一有罪復慮同惡者憂虞罪以隱忍而不彰功以嫌疑而不賞姑息之道乃至於斯故使忘身効節者獲誚於華夷率衆先登者取怨於士卒僨軍蹙國者不懐於愧畏緩救失期者自以為智能褒貶既闕而不行稱毀復紛於相亂人雖欲善誰為為之況又公忠者直已而不求於人反罹困厄敗撓者

行私而苟媚於衆例獲優崇此義士所以動心勇夫所以解體也又有遇敵而所守不固陳謀而其效靡成將帥則以資糧不足為憂有司復以供給無闕為辭既相執証理合辨明朝廷每為含糊未嘗窮究曲直措理者吞聲而靡訴誣善者罔上而不懲馭衆若斯可謂課責虧度矣課責虧度措置乖方將不得竭其材卒不得盡其力屯集雖衆戰陣莫前虜每越境橫行若涉無人之地遞相推倚無敢誰何虛張賊勢上聞則曰兵少不敵

朝廷莫之省察唯務徵發益師無裨備禦之功重增供
億之弊閭井日耗徵求日繁以編戶傾家破產之資兼
有司榷鹽稅酒之利摠其所入半以事邊制用若斯可
謂財匱於兵衆矣今四夷之最盛彊為中國甚大者莫
大於吐蕃以吐蕃舉國勝兵之徒纔當中國十數大郡
而已其於內虞外備亦與中國不殊所能寇邊數則蓋
寡且又器非犀利甲不堅完識迷韜鈐藝乏趫敏動則
中國畏其衆而不敢抗靜則中國憚其彊而不敢侵厥

理何哉良以中國之節制多門藩醜之統帥專一故也夫統帥專則人心不分人心不分則號令不二號令不二則進退可齊進退可齊則疾徐如意疾徐如意則機會靡愆機會靡愆則氣勢自壯斯乃以少為衆以弱為彊變化翕闢在於股掌之内如臂之使指心之制形若所任得人則何敵之有失節制多門則人心不一人心不一則號令不行號令不行則進退必難進退必難則疾徐失宜疾徐失宜則機會不及機會不及則氣勢自

衰斯乃勇廢為怯衆散為弱逸撓離析兆乎戰陣之前是猶一國三公十羊九牧欲令齊肅其可得乎開元天寶之間控禦西北兩蕃唯朔方河西隴右三節度而已猶慮權分勢散或使兼而領之中興以來未遑外討僑隸四鎮於安定權附隴右於扶風所當西北兩蕃亦朔方涇原隴右河東四節度而已關東戍卒至則屬焉雖委任未盡得人而措置尚存典制自頃逆泚誘涇隴之衆叛懷光汙朔方之軍割裂誅鋤所餘無幾而又分朔

方之地建牙擁節者凡三使焉其餘鎮軍數且四十皆
承特詔委寄各降中貴監臨人得抗衡莫相稟屬每俟
邊書告急方令計會用兵既無兵法下臨惟以客禮相
待是乃從容拯溺揖讓救焚冀無阽危固亦難矣夫兵
以氣勢為用者也氣聚則盛散則消勢合則威析則弱
今之邊兵勢弱氣消建軍若斯可謂力分於將多矣理
戎之要取在均濟故軍法無貴賤之差軍寔無多少之
異是將所以同其志而盡其力也如或誘其志意勉其

藝能則當閲其材程其勇較其勞逸度其安危明申練覈優劣之科以為衣食等級之制使能者企及否者息心雖有薄厚之殊而無觖望之釁蓋所謂日省月試餼稟稱事如權量之無情於物萬人莫不安其分而服乎也今者窮邊之地長鎮之兵皆百戰傷夷之餘終年勤苦之劇角其所能則練習度其所處則孤危考其服役則勞察其臨敵則勇然衣糧所給唯止當身例為妻子所分常有凍餒之色而關東戍卒歲月踐更不安危城

不習戎備怯於應敵懈於服勞然衣糧所須優厚踰等繼以茶藥之饋益以蔬醬之資豈約相形懸絶斯甚又有素非禁旅本是邊兵將校詭為媚詞因請遥隷神策不離舊所唯改虛名其於廩賜之饒遂有百倍之益此儔類所以忿恨忠良所以憂嗟疲人所以流亡經費所以偏匱夫事業未異而給養有殊人情之所不能甘也況乎矯妄行而廩賜厚績藝劣而衣食優人未忘懷孰能無慍不為戎首則已可嘉而欲使其叶力同心以攘

寇難雖有韓白孫吳之將臣知必不能為養士若斯可謂怨生於不均矣凡欲選任將帥必先考察行能然後指以所授之方語以所委之事令其自揣可否自陳規模須某色甲兵藉某人參佐要若干士馬用若干資糧某處置軍某時成績始終要領悉俾經綸於是覲其計謀較其聲實若謂材無足取言不可行則當退之於初不宜貽慮於其後也若謂志氣足任方略可施則當要之於終不宜掣肘於其間也夫如是則疑者不使使者

不疑勞神於選才端拱於委任既委其事既足其求必然可以覈其不臧行其賞罰受賞者不以為濫當罰者無得而辭付授之柄既專茍且之心自息是以古之遣將帥者君親推轂而命之曰自閫已外將軍裁之又賜鈇鉞亦令專斷故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誠謂機宜不可以遠決號令不可以兩從未有委任不專而望其克敵成功者也自頃邊軍去就裁斷多出宸衷選置戎臣先求易制多其部以分其力

輕其任以弱其心雖有所懲亦有所失遂令分閫責成之義廢死綏任咎之志衰一則聽命二亦聽命爽於軍情亦聽命乖於事宜亦聽命若所置將帥心取於承順無違則如斯可矣若有意平寇靖難則不可夫兩境相接兩軍相持事機之來間不容息蓄謀而俟猶恐失之臨時始謀固已疎矣況乎千里之遠九重之深陳述之難明聽覽之不一欲其事無遺策雖聖者亦有所不能焉設使謀慮能周其如權變無及戎虜馳突迅如風飈

驛書上聞旬月方報守土者以兵寡不敢抗敵分鎮者以無詔不肯出師逗遛之間寇已奔逼託於救援未至各且閉壘自全牧馬屯牛鞠為椎剽嗇夫樵婦罄作俘囚雖詔諸鎮發兵唯以虛聲應援互相瞻顧莫敢遮邀賊既縱掠退歸此乃陳功告捷其敗喪則減百而為一其擒獲則張百而成千將帥既幸於總制在朝不憂於罪累陛下又以為大權繇已不究事情用師若斯可謂機失於遥制矣理兵而措置乖方馭將而賞罰虧度制

用而財匱建兵而力分養士而怨生用師而機失此六者疆埸之蟊賊軍旅之膏肓也蟊賊不除而但滋之以糞溉膏肓不療而苟啗之以滑甘適足以養其害速其災欲求稼穡豐登膚革充美固不可得也臣愚請宜罷諸道將士番替防秋之制率因舊數而三分之其一分委本道節度使募少壯願住邊城者以徙焉其一分則本道但供衣糧委關内河東諸軍州募蕃漢子弟願傳邊軍者以給焉又一分亦令本道但出衣糧如給應募

之人以資新徙之業又令度支散於諸道和市耕牛兼顧召工人就諸軍城繕造農具募人至者每家給耕牛一頭又給田農水火之器皆令充備初到之歲與家口二人糧并賜種子勸人播植待經一稔俾自給家若有餘糧官為收糴各酬倍價務奬營田既息踐更徵發之煩且無幸災苟免之弊寇至則人自為戰時至則家自力農是乃兵不得不彊食不得不足與夫倐來忽往豈可同等而論哉臣又謂宜擇文武能臣一人為隴右元

帥應涇隴鳳翔長武城山南西道等節度管内兵馬悉以屬焉又擇一人為朔方元帥應鄜坊邠寧靈夏等節度管内兵馬悉以屬焉又擇一人為河東元帥河東振武等節度管内兵馬悉以屬焉三帥各選臨邊要會之州以為理所見置節度有非要者隨所便近而併之唯元帥得置統軍餘竝停罷其三帥部内太原鳳翔等府及諸郡戶口稍多者慎揀良吏以為尹守外奉師律内課農桑俾為軍糧以壯戎府理兵之宜既得選帥之授

既明然後減姦濫虛浮之費以豐財定衣糧等級之制以和衆引委任之道以宣其用懸賞罰之典以考其成而又慎守中國之所長謹行當今之所易則八利可致六失可除如是夷狄不威懷疆埸不寧謐者未之有也諸侯軌道庶類服從如是而教令不行天下不理者亦未之有也以陛下之英鑒人心之思安四方之小休兩寇之方靜加以頻年豐稔所在積糧此皆天賛國家可以立制垂統之時也時不久居事不常兼已過而追雖

悔無及明主者不以言為罪不以人廢言罄陳狂愚惟
所省擇帝極深嘉納優詔褒美之
九年三月辛酉將城監州詔曰設險守國易象垂文有
備無患先王令典況修復舊制安國封疆按甲息兵必
於在此監州地當衝要遠介朔陲東達銀夏西援靈武
密邇延慶保捍王畿乃者城池失守制備無據千里亭
障烽燧不接三隅要害役戍其勤若非興集師徒繕修
壁壘設攻守之具務耕戰之方則封內多虞諸華屢警

由中及外皆靡寧居深惟永圖豈忘終食顧以薄徳至化未孚既不能復前古之封致四夷之守與其臨事而重擾豈若先備而即安是用弘久遠之謀修五原之壘使邊城有守中夏克寧不有暫勞孰能永逸宜令左右神策軍及朔方河中絳邠寧慶兵馬副元帥渾瑊朔方靈監豐夏綏銀節度都統杜希全邠寧節度使張獻甫左神策行營節度使邢君牙夏綏銀節度使韓潭鄜坊丹延節度使王栖曜振武麟勝節度使范希朝各於所

部簡擇馬步將士合三萬五千人同赴監州左神策將軍兼御史中丞張昌宜充右神策軍監州行營節度使權知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杜彥光可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應所板築及緣修城雜役等宜共取六千人充其餘將士皆列布營陣戒嚴設備明加斥候以警不虞其修城板築功役將士各賜絹布有差其監州防秋將士三年滿與代更加給賜仍委杜彥光具名聞奏悉與改轉其防遏將士等畢事便令旋歸仍賜布帛有差其

諸軍吏士都賜帛七千匹朕情非為已志在靖人咨爾將相之臣忠良之士輸誠奉國陳力忘勞克茂功勲永安疆埸必集兵事實惟衆心各相率勵以副朕意貞元三年監州為吐蕃所陷毁其城而去自是塞外無保障靈武勢隅西逼鄜坊甚為邊患故命城之二旬而畢又詔兼御史大夫屯子遂統兵五千兼御史中丞史履澄杜彥光之衆戍之是役也帝念將士之勞厚令度支供給又詔涇原叙南山南諸軍深討吐蕃以分其力緜是扳築之際虜無犯塞者及畢中外咸稱賀焉

十三年正月辛卯鳳翔邢君牙奏請於隴州西七千里平戎川築城以備西戎名永信城壬寅吐蕃贊普遣使

農索昔賞表請修和好邊將以聞帝以其豺狼之心數負恩背約不受表狀任其使却歸

十七年七月戊寅吐蕃寇監州巳丑陷麟州詔西川節度韋臯分遣偏將勒步騎二萬出成都西山南北九道並進逼棲雞老翁故維州保州松州諸城以紓北邊故也

憲宗元和元年秋七月壬辰朔宰臣杜佑上疏曰伏見近者黨項與西戎潛通屢有降人指陳事跡而公卿廷

議以為誠當謹兵謂戎侵軼益發甲卒邀其寇暴此蓋未達事機匹夫之常論耳夫蠻夷猾夏唐虞已然周宣中興獫狁為害但命南仲往城朔方驅之太原及境而止誠不欲弊中國怒遠夷也秦平六國恃其兵力北築長城以拒匈奴西逐諸羌出于塞外勞力擾人結怨階亂中國未静白徒競起海内雲擾實生謪戍漢武因文景之富命將興師遂至戶口減半竟下哀痛之詔罷田輪臺前史書之尚嘉其迷而後復蓋聖王之理天下也

唯務綏靜蒸人西至流沙東漸于海惟南與北亦存聲教不以遠物為珍匪求遐方入貢豈疲內而事外終得少而失多故前代納忠之臣竝有佐君之議淮南王請息師於閩越賈捐之願棄地于朱崖安危利害高懸前史昔馮奉世矯漢帝之詔擊莎車傳其王首於京師威振西域宣帝大悅議加爵土之賞蕭望之獨以為矯制違命雖有功效不可為法恐後之奉使者爭遂發兵馬為國家生事述理明白其言遂行國家自天后已來突

厥默啜兵彊氣勇屢寇邊城為害頗甚開元初邊將郝靈佺親捕斬之傳首闕下自以為功代莫有二坐望寵爵宋璟為相慮武臣邀功為國生事止授以郎將繇是訖開元之盛無人復議開邊中國遂寧外夷亦靜此皆成敗可徵鑒戒非遠且黨項小蕃雜處中國本懷我德當示撫綏間者邊將非廉亟有侵刻或利其善馬或取其子女使賄方物徵為役徒怨苦既多叛亡遂起或與北狄通使或與西戎寇邊有為使然固當懲革傳曰遠

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管子有曰國家無使勇猛為邊境此誠聖哲識微知著之遠略也今戎醜方強邊備未實誠宜慎擇良將誠之完葺使保誠信絶其求取用示懷柔來則懲禦去則謹備自然彼懐我德革其姦謀何必遽圖興師坐致勞費陛下上聖至仁覆育群類動必師古謀無不臧伏望堅保永圖置兵衽席天下幸甚臣識昧經綸學非博究竊叨銓之寵任為朝廷之老臣恩深莫倫志懇思報臧否備閱芻蕘上陳有黷旒扆伏

深惶悚帝深嘉納之

三年正月庚子以將城臨涇詔麟遊靈臺良原崇信歸化等五鎮並修整士馬犄角相應從涇原節度使段祐之請也臨涇城直涇州西北九十里寔險要之鎮從前因循不修嘗為犬戎所保其界有青石嶺嶺多美土每每軍人耕穫屢為蕃寇掠奪祐請修築議者是非相半祐決城之功畢時方以為大利

八年七月以中受降城及所管騎士一千一百四十人

領于天德軍

十月辛丑以普潤鎮兵四千人割屬涇原節度使寅分靈武道鹽州隸夏州自夏州至豐州初置八驛先是迴鶻自部落南過磧取西城防禦使周懷義表至朝廷大恐以為回鶻聲言討吐蕃意是入寇宰臣李吉甫以為回鶻入寇且當漸絶和事不應便來犯邊但須設備不足為慮因請自夏州至天德軍置發館一十一所以通緩急又請發夏州騎士五百人營於經略故城應援驛

使兼護黨項帝悉從之

九年五月庚申勑天寶中宥州寄理於經略軍寶應巳後因循遂廢緜是昆夷屢擾黨項靡依蕃部之人撫懷莫及朕方弘遠略思復舊規宜於經略軍置宥州仍為上州在郭下置延思縣為上縣屬夏綏銀觀察使時宰臣李吉甫又上言國家舊置六胡州在靈鹽界内開元中廢六州置宥以寛宥為名領諸降戶天寶末宥州寄理於經略軍蓋以地形居中可以總統蕃部北以應接

天德南援夏州今經略頡靈又不置軍鎮非舊制也於是復置宥州理經略軍

十五年正月乙未以邠寧節度使李光顏充都勾當修築鹽州城及防遏等使鹽州刺史李文悅為副

九月癸丑麟坊奏發兵百人赴寨門防擬

十月吐蕃入寇東川節度使王涯上言臣當道出軍經入賊腹背有兩路一路從龍州清川鎮入吐蕃界直抵故松州城是吐蕃舊置節度之所一路從綿州威蕃柵

入蕃界直抵栖雞城是吐蕃險要之地涯又陳備禦吐蕃事宜曰臣伏見今天下無犬吠之警海内同覆盂之安每蕃戎一警則中外咸震至陛下有旰食軫懐之憂斯乃臣等居大官受重寄者之深責也雖承詔發卒心馳冦庭其於為國討除使戎人創艾晝夜思忖何補涓毫所以慺慺愚心願一陳竭臣觀自古長策昭然可徵在於實邊兵選良將明斥候廣資儲杜其姦謀除其走集此朝之士大夫皆知不獨微臣知之只在舉行之耳

然臣愚見所及猶欲布靈著誠願陛下不愛金帛之貲以釣北虜之心臨遣信臣與之定約曰犬戎悖亂負恩為邊鄙患者數矣能南制而伏之者唯在北蕃如能發而深入殺若干人取若干地則受若干之賞開懷以示之厚利以喻之所以勸聳要約者異於他日殊甚則匈奴之銳可得屈也一戰之後西戎力衰然後選練驍雄乘便剪滅此誠制戎之一奇也

冊府元龜卷九百九十三

冊府元龜卷九百九十四　宋　王欽若等　撰

外臣部

備禦第七

唐穆宗長慶元年正月夏州奏浙東湖南等道防秋兵不習邊事准詔留其器甲歸其人

敬宗以長慶四年正月即位三月甲戌夏州節度使奏於蘆子關北木瓜嶺𣃁築堡栅以捍黨項之衝其壁壘

屋室竝出當軍材力於塞外凡築五城烏延宥州臨塞陰河陶子而宥州烏延皆方廣數里尤居要害蕃戎畏之

寶歷元年十月靈武上言保靜縣界常渠置保一所差兵鎮守

文宗開成元年二月丙戌詔荆州添置夔州雲安縣鎮兵五百人以黔中上言西南蠻動擾故也

武宗會昌二年二月回鶻為黠戞斯所攻戰敗部族離

散烏介可汗奉太和公主南來遣使求助兵糧收復本國權借天德軍以安公主時天德軍使田牟請以沙陁退渾諸部落兵擊之帝意未決下百寮商議議者多云如牟之奏李德裕曰頃者國家艱難之際迴鶻繼立大功今國破家亡竄投無所自居塞上未至侵滛以窮來歸遽行殺伐非漢宣待呼韓邪之道也不如聊濟資糧徐觀其變宰相陳夷行曰此借冦兵而資盜糧非計也不如擊之便德裕曰田牟韋仲平言沙陁退渾並願擊

賊此緩急不可恃也夫見利則進遇敵則散是雜虜之常態必不肯為國家扞禦邉境天德一城戍兵寡弱而欲與勁虜結讎陷之必矣不如以理卹之俟其越軼用兵為便帝以為然許助米三萬石俄而回鶻宰相嗢沒斯殺赤心宰相以其衆來降赤心部族又投幽州烏介勢孫而不與之米其衆饑乏漸近振武保大栅杷頭峯突入朔州州界沙陁退渾皆以其家保山險雲州張獻節嬰城自固虜大縱掠卒無拒者帝憂之與宰臣計事

德裕曰把頭峯北便是沙磧彼中野戰須用騎兵若以步卒敵之理難必勝今烏介所恃者公主如令勇士出奇奪得公主虜自敗矣帝然之即令德裕草制處分代北諸軍固關防以出奇形勢授劉沔沔令大將石雄急擊可汗于殺狐山敗之

四月天德軍使田牟奏以回鶻犯界出軍三千人拒之中書條奏再請制置還上其一曰請速降中使宣諭生熟退渾党項待天德交鋒後任隨便出軍討逐如有所

獲一任自收仍據殺戮別行優賞二曰自古出師皆有副二以防主將有故便須得人石雄驍勇善戰當代無敵望授天德軍都防禦副使助田牟攻討三曰田牟都以不曉兵機據奏狀已出三千人必是全軍盡出忽有不利豈免空虛馬上馳突是戎虜所長攻城圍守是戎虜所短田牟秖合堅守城壘以俟救兵望速詔田牟輙不得出兵野戰四曰回鶻馬軍難於支敵依林守險須用勁弩手望於浙西取四百人宣州取三百人令取河

西路赴天德取田牟指使五曰嗢沒斯所通誠款未知真偽然早要別加官爵奬其忠義令遠近諸蕃知朝廷祇責可汗犯順非是要滅回鶻六曰回鶻潰散乏糧二年勞苦人心易動必可招降望且遣田牟擄歸降者許與優賞旋給食送太原安置並從之

八月回鶻介可汗過天德至杷頭峯北俘掠雲朔北川詔劉沔出師守鴈門諸關回鶻首領屈武降幽州授左武衛將軍同正詔以回紇犯邉漸侵内地或攻或守於

理何安令少師牛僧孺陳夷行與公卿集議可否以聞僧孺曰今百僚議狀以固守關防俟其可擊則用兵宰相李德裕議以回紇所恃者嗢沒赤心爾今已離叛其強弱之勢可見戎人獷悍不顧成敗以失二將乘忿入侵出師急擊破之必矣守險示弱虜無縣退擊之便天子以為然乃徵發許蔡汴滑等六鎮之師以太原節度使劉沔為回紇南面招討使以張仲武為幽州盧龍節度使檢校工部尚書封蘭陵郡王充回紇東南招討使以

李思忠為河西党項都將回紇西南面招討使皆會軍於太原

十月丁卯回鶻頻刼東涇已北賜并州劉沔幽州張仲武察詔曰自回鶻本國殘破寄命北邊朕以其艱難之時曾有勲力平寧之後繼以姻親義在懷柔情深煦愛以既轉粟賑救降使撫循示信推恩朕無所媿而狼顧塞上鼠首雲中聞有備雖暫移營稍乘隙復來近塞察其情計殊未還歸朕秪荷丕圖撫臨萬寓守祖宗之法

制思黎庶之乂安豈可畜虺穴於塞垣養蠆毒於懷袖乘其馳突必能驅除昔晉侯報楚之功避莊王於三舍答秦之惠復孟明於二崤安國庇人大義斯在卿宜遣使告諭明示朕懷如或遲留尚為巧詐即須犄角相應臨以兵威勉務良圖副兹委遇時回鶻可汗宰相相次上表請國家借兵十萬助其收復故地入借天德一城與公主居止及再請米糒羊馬朝廷皆拒而不許自是可汗或近振武保大栅或入朔州把頭峯來往不常情

計難測尋究入太原部落掠牛羊人口轉戰至雲州城門刺史張獻節嬰城自守議者以回鶻嘗質公主以行深入漢界至是密詔諸將遣邀奪公主及擒致可汗故有是詔又授劉沔招撫回紇詔曰昔東漢中夏既寧匈奴饑饉邉將請命出塞欲圖刻石之功光武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强雖滅大寇不如息人朕每覧前史為之興歎又以大禹修德有苗歸心周穆徂征荒服不至固存取亂在擇良圖回鶻頃以本國荐饑種落攜貳紇干斯

乘其危亂遂覆危巢既焚老上之廷盡翦名王之族可汗地遠來附塞垣朕言念姻親不忘勲力喻以呼韓美志漢氏舊章戎不亂華國之大典宜分兵食救彼疲人令歸漢南方議贍恤屬可汗久嬰沉痼首長異心雖隨畜所行而控強深入頗已逾盟邉將戍臣屢抗其疏䇿蕃渾部落咸請其驅除朕以王者之師以全取勝匈奴見短嘉䇿敬之善籌馬邑設權戒王恢之兵首推誠含垢亦已踰時況朔塞沍寒有皸瘃之患陰山逕路多曲

折之難宜以徳綏豈勞兵卒惟爾久臨沙漠頗識虜情既啓十乘之行必致六驘之逭咨之告諭方俟成功可本官兼充招撫回鶻使如不自改悔終須驅逐其諸道兵馬行營兵馬使權令指揮又授張仲武東面招撫回鶻使制曰古人云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舉德於外則福生於内朕每念戎事務安生靈既示遠圖宜恢長算回鶻可汗寄託塞上未歸虜廷近者遣使薊門懇陳誠款米人病告於子反朝鮮心附於樓船我之信臣實得

要領幽州盧龍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觀察處置押
奚契丹兩蕃經略盧龍軍等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
部尚書兼幽州大都督府長史兼御史大夫蘭陵郡王
食邑三千戶張仲武風雲感契皃藻協誠自升將壇首
翦狂虜戈鋋亟闢彗掃牛馬殆至谷量故能望影揣情
已深致虜之術豈止聞風破膽益監慕義之心遽奏封
章頗申告諭既彼率服寧忘懷柔況虜騎往來疾於風
電沙場敻遠介以山川臨敵應機固難統一比衛霍之

龔葷狁異道而行辛趙之擊罕羌兩從其志成子廟勝之策在舉旄傑之臣俾爾鷹揚挫其狼顧將服蠻夷之叛固在七擒勉思將帥之風無忘五利崇以夏官之秩委其統制之權當一乃心敬兹休命可檢校兵部尚書兼充東面招撫回鶻使其當道行營兵馬使及契丹室韋等並自指揮餘如故主者施行

三年二月趙蕃奏黠戞斯攻安西北庭都護府宜出師應援李德裕奏曰據地安西去京七千一百里北庭去

京五千二百里承平時向西路自河西隴右出玉門關迤邐是國家州縣所在皆有重兵其安西北庭要兵便於側近徵發自艱難已後河隴盡陷吐蕃若通安西北庭須取回紇路去今回紇破滅又不知的屬黠戞斯否縱令救得便須却置都護須以漢兵鎮守每處不下萬人萬人從何徵發饋運取何道路今天德振武去京至近兵力常苦不足無事時貯糧不支得三年朝廷力猶不及況保七千里安西哉臣所以謂縱令得之實無用也昔漢

宣帝時魏相請罷車師之田漢元帝時賈捐之請棄珠崖郡國朝賢相狄仁傑亦請棄四鎮立斛瑟羅為可汗又請棄安東却立高氏蓋不欲貪外虛内耗竭生靈此三臣者當自有之時尚欲棄之以肥中國况隔越萬里安能救之哉臣恐蕃戎多計知國力不及僞且許之邀求中國金帛陛下不可中悔此則將實費以換虛事即是減一回紇而又生之恐計非便乃止

九月丁亥賜黠戞斯勑書曰皇帝敬問黠戞斯可汗將

軍諦德伊斯難珠至覽書并白馬二疋具悉可汗降精斗極雄朔漠以為君稟耀旄頭分天街而建國特負英豪之氣夙推驍馭之才眷想嘉猷載深寤歎來書云溫仲令將軍歸國後漢使不來溫仲令去日朕書具云速遣報章此當遣重臣册命自是可汗未諭此意報答稍遲來信又云道路隔絶蓋為山川悠遠未得與可汗封壤接連非是兩國之情猶有阻隔想可汗明識無復致疑又云兩地致書彼此不會且書不可以盡言言不

可以盡意況蕃漢文字傳譯不同衹在共推赤心永保
盟好豈必緣飾辭語以此交歡想每欲思惟先相好意
不更疑惑便是明誠又云欲除兩楹間惡剌如此之事
最為嘉言緣回鶻雄據北方為一代君長諸蕃臣伏百
有餘年今可汗掃除窮居大雪讐恥功業既高於前古
威聲已振於北荒固當深務遠圖豈可更留餘孽黒車
子不度德量力敢保寇讐則是侮可汗獨力向化此而
可恐孰不可容況可汗前來訪送公主云上天入地必

須覔得今若捨而不問何以取信朕懐想可汗乗彼盛
秋長驅精騎問回鶻逋逃之罪行黒車子後服之誅取
若拾遺役無再舉從兹盪定豈不美歟來書又云送公
主到彼無一語來緣公主纔離可汗五日便被回鶻刼
奪所遣來使盡被殺傷公主二年之中流離沙漠事已
隔遠所以不再叙言然趙蕃去日已具感悦之心足表
殷勤之意又聞今秋欲移徃回紇牙帳滅其大國便保
舊居是使諸蕃畏威回鶻絶望稍近漢境頗謂良圖所

云請發遣兵馬期集公處緣黑車子猶去漢界一千餘里在沙漠之中從前漢兵未嘗到彼比聞回鶻深意常欲投竄安西待至今秋朕當令幽州太原振武天德緣邊四鎮要路出兵料可汗攻討之時回紇必當潛遁各令邀截便可梟擒此是軍期須如符契想可汗必全大信用叶一心誦德伊斯難珠朕已於前殿面對兼賜宴樂並依來表更不滯留朕續遣重臣便申册命故先達此旨令彼國明知册命之禮並依回紇故事可汗爰始立國

臨長諸蕃須示隣壤情深宗盟義重以此鎮撫誰敢不從宜體至懷共宏遠略春暖想可汗休泰將相已下並存問之黠戛斯者亦名紇吃斯本前代堅昆國在回紇西北自稱李陵之後初破回紇國之時得太和公主以天家貴種又與國同姓令達干十人送公主至塞上中路為烏介可汗所得盡殺黠戛斯使人乃質公主同行及黠戛斯上表問公主所在及所遣使者十人帝顧問宰臣議者奏以黠戛斯是回紇深讎今烏介可汗尚須

與通和令自將兵馬求殺使者罪人兼討黒車子容納可汗之罪帝心未決以回紇故事自平祿山之後歲賜絹三萬匹以為定制又黠戞斯有可汗之名慮不修臣禮宰臣又奏云令黠戞斯與回紇故事不同未有大功安敢邀利如肯同回紇稱臣即加册命不爾便停無傷國體兼許為宗盟可以尊卑諭之令展子孫之禮帝意乃定故降此書

五年七月勑改單于都護為安北置都護初宰臣奏曰

塞北諸蕃皆為振武是單于故地不可存其名號以啓戎心臣等謹詳國史武徳四年平突厥後於振武置雲州都督武徳五年改為單于大都督聖歷元年改為安北都護開元八年復為單于都護其安北都護本在天徳自貞觀二十年已後移在甘州遷徙不定今單于都護改為安北置都護如此制置並循故事乃有勑從之

懿宗咸通十年十二月勑荆南節度使杜悰據司天奏有小孛星氣經歷分野恐有外夷兵水之患緣邊藩鎮

最要隄防宜訓習師徒增築城堡凡關制置具事以聞

後唐莊宗天祐十四年二月莊宗未即位尚稱昭宗年號契丹阿保機攻幽州城中困弊士卒怯懼周德威使人間行以聞帝憂形於色召諸將議發兵之策帝曰鮮卑百萬踐暴漁陽德威獨坐孤城計無生路羣情悩悩日望援軍今若出師深虞衆寡不敵且欲伺其機便又虞失彼一隅今日諸君計將安出李審進曰戎狄無厭唯利是視從古已來常為邊患古公避狄於岐下高祖受困於平城

然周垂定鼎之基漢享卜年之慶其後宣王薄伐孝武窮征垂基七百餘里凡夷狄之侵中國皆乘間隙而來或以天子政衰諸侯侵伐兵連禍結樹黨分朋畿甸邦域之中自相矛盾遂有獯戎入為邊患晉之烏丸鮮卑是也或聖主創業之初方誅暴亂正弭中原之難未遑邊備之師遂有獯戎入為邊患漢高之冐頓太宗之突厥是也獯鬻之人昧於聽受或因姦臣亡命交構虜庭扇誘禍源指陳利害召戎而至擾犯邊城漢之中行說

代宗之僕固懷恩是也擾犯之端其來異勢禦備之道
蓋亦隨時夏之即序古公避狄宣王薄伐秦起長城文
景和親漢武窮討皆一時也戎不亂華著於前載王基
帝迹皆順天時今大王為國除兇仗順討逆前無堅陣
所向摧鋒阿保機背約渝盟惑盧文進之姦策遠驅戎
卒寇我漁陽周德威社稷重臣控茲要害重圍之內唯
望援師我若猶豫不前竊恐城中生事如失人喪地敵
勢難支須與攘逐之師以決安危之計天命有在阿保

機無能為也如其世道未平我亦不孤於宗社安民保泰在此一行明宗時為邢州節度使曰樊將軍願以十萬之師横行絶漠傅介子欲奉單車之師獨制兇酋遠阻山川猶希萬一令阿保機親擕衆類犯我疆埸原其立心本窺貨利雖名百萬之衆勝兵都有幾何止無斥堠之方戰無行陣之法交兵合闘惟恃騎軍如其長戟交鋒短兵接戰纔聞鼓譟即已敗亡臣久在雲中備知能否從前料度每在彀中願假臣突騎五千蠕蠕獯戎即

時平盡闔寶又曰去病忘家思平冒頓陳湯奮命願斬郅支豈獨幸於功名實欲傾其臣節古人效一夫之命尚滅獯戎當今聚萬旅之師何憂患難臣雖愚懦請以命先凡戎狄之心見利忘義以為玉帛子女可持篚而驅之以為堅甲利刃可斬木而當之今但蒐選銳兵控制山險良弓勁弩設伏待之敵騎輕佻度險不整一人敗走衆不敢支我但犄角陳兵偃旗臥鼓餌以羸卒嘗以孤軍追奔巖險之中遇我伏藏之卒萬弩齊發則醜

類無遺仇敵之頭坐見懸於蠻邸願假臣精卒一萬庶幾成殄掃之功帝曰苟如其言吾當高枕矣昔太宗得一李靖卒平突厥況予今有三人吾無憂矣諸將奉觴為壽讌樂而罷四月命明宗率師赴援次于淶音來水扼祁溝諸關伺其賊勢自是敵騎不過祁溝帝又遣閻寶帥師合鎮定之兵以附既而分領騎軍夜過祁溝入賊部伍俘擒而還又有燕人自賊中來言阿保機見在幽州南稍住攻城其軍無營舍皆聚氊帳以處其衆軍分頭

剽掠全無警備馬千百為羣夜牧邊地枕戈而睡不虞奔逸所獲我人皆以長紲聯頭繫之於樹中夜斷紲皆得逃去周德威遣人齎書告於明宗言契丹約三十萬人馬牛不知其數賊以羊馬為資近聞所食數已大半阿保機譴讓盧文進已悔其來契丹勝兵散布射獵保機帳前不滿萬人宜夜出奇兵掩其不備明宗具其事聞八月明宗破敵於幽州

同光二年三月鎮州奏契丹將犯塞乃令李紹斌李從

珂部署馬軍分道備之蕃漢內外馬步軍副總官李嗣源領諸軍屯於邢州

三年二月己卯文思殿宴罷召郭崇韜於文明殿後議邊事言契丹部族方彊幽州寡弱咸名宿將相繼殂落如非勲望難伏夷人崇韜曰臣未奉聖謨已有私畫敢不上陳因曰李紹斌雖忠勤盡瘁洞悉燕薊事情然向來名位未高蕃情恐未賓伏此時彈壓宜委重臣上曰正吾意也

明宗天成二年九月癸酉北面招討副使王晏球奏准宣差兵士築城於閻溝店初詔城良鄉復詔壁於此蓋取幽涿之中塗以備鮮卑之抄掠也

四年四月丙辰宣步軍指揮使楊漢章將步騎五千往雲朔廵邊

長興元年正月定州奏於易州界簡行到奇岑嶺北黒兒口修置砦栅已分兵士守把備契丹侵軼故也七月北京留守馮贇奏諸蕃部三千餘帳近振武請添兵控

禦

三年二月引進使劉處讓奏相度西路事請修葺故武州以備邊

四月庚申契丹朝貢使鐵葛羅卿辭歸本部帝顧謂侍臣曰契丹遣使求歸蔚刺其事如何侍臣對曰蔚刺之來此為我患到今邊患弭息蓋緣此輩受擒若縱其歸則復生吾敵固不可從其請也帝曰苟欲和戎修好不可慮及此也帝意欲歸之會冀州刺史揚檀罷郡檀素

部落人尤諳邊事帝召擅以前刺事謀之奏曰此輩初附王都謀危社稷陛下寛慈貸其生命茍若歸之必復正南放箭既知中國事情爲患深矣帝曰其實如此非卿吾幾誤計矣

十月戊午帝御廣壽殿謂范延光秦王從榮等曰契丹欲謀犯塞邉上宜得嚴重帥臣卿等商量誰爲可者以聞甲戌秦王從榮奏曰伏見北面奏報契丹族帳近塞吐渾突厥已侵邉地北面戍卒雖多未有統率早宜命

大將帝曰卿等商量定未俱奏曰將校之中唯石諱康義誠二人可行諱素不欲為禁軍之副即奏曰臣願北行帝曰卿為吾行事無不濟即令宣旨施行及受詔不樂六軍副使諱却還延辭遜帝曰召義誠來遂令宣徽使朱宏昭知襄州事代義誠還京師

十一月庚辰帝謂近臣曰北面頻奏蕃寇宜令河東節度使李從溫且將兵士至鴈門已來廵撫因令各省副使劉處讓往太原與從溫同出兵師庚寅帝謂新除河

東節度使石諱曰卿至河東禦虜之要但有塞斷鶻谷
几諸關防禦守備設法以待之慎勿與之孫鬬
四年三月延州節度使安從進奏夏州李仁福卒其子
彝殷自為留後先是河西諸鎮皆言仁福連結契丹嘗
約虜使朝廷以虜勢方盛恐與仁福往來若使深入河
西可以南侵關輔為社稷之憂無有控制之術會仁福
死欲移其嗣别鎮命廷師安從進鎮之恐其不從命令
邠州節度使藥彥稠宮苑使安重益為監軍同率師援

送安從進之鎮帝又命安重益收聚諸軍先配契丹及親從契丹直兩都並隨重益先是幽州捕送契丹楊隠已下六百人及相次投來者散配諸軍選其尤壯勁者立為契丹直其酋長皆賜姓吉而言事者以為胡虜悍戾不可狎於君側至是契丹首領吉趙實自京欲遁歸奪船過河至深州所繇捕送斬之是日命重益部而出征固所以斥之於外也

四月己亥隰州刺史劉遂凝至帝問所陳密事奏曰臣

所部與綏銀二州接境二州漢戶約五千自聞國家攻討夏州皆藏竄山險請除二州刺史各與二三百人為衙隊令其到郡招撫則不戰而下兩州矣帝問左右其言如何范延光奏曰綏銀戶民朝廷常加撫育緣與部落雜處其心翻覆多端昨聞安從進初至盧關蕃酋望風歸附尋加存撫各令放歸及上馬登山未行百步反襲從進騎從士十餘人幾至不濟奈何以刺史衙隊一二百人制彼狡虜適足為虜啗也況國家之患正在夏

州夏州即平綏銀自然景附如夏州未拔王師自當退舍何以能守綏銀遂凝之說非也遂凝不能對良久又奏曰臣聞李仁福有二子彛超乃次子也長子彛殷爲夏州留後彛超徽詔赴闕則諸蕃歸心矣臣請以百騎自入夏州延光心知其不可以遂凝恃内助之恩恐併沮其謀則生怨望乃止翼日帝又謂延光曰遂凝之行可乎延光奏曰王師進取之謀計度已定遂凝請立彛殷蕃將百騎入夏州事固不可設令虜執吾使一遂凝

不足惜所惜朝廷事體也臣等商量不許遂凝輕行乃止六月新州節度使王景戡奏契丹國左右相牙盧袞與臣書稱被都要鎮偷竊馬三匹速宜送來不然則出兵剽掠范延光奏曰北虜以我夏州未平欲詭文相窺時向初秋所宜防備緣邊戍兵合交番者宜留候秋獲訖令還帝從之

末帝清泰元年十一月辛丑詔諭涇原頒寧岐隴戍兵常選練備秦州邊事

二年六月樞密宣徽使劉延皓進添都馬二十匹河南馬百匹時偵知北虜冠邊日促騎軍故有此獻欲表率藩鎮也

晉高祖時桑維翰鎮兖州吐渾都督白承福為契丹所追舉衆内附帝方通好於契丹拒而不納鎮州節度使安重榮患契丹之彊欲謀攻襲戎使往返路出於真定者皆潛害之密與吐谷渾相結至是納焉而致於朝既而安重榮抗表請討契丹且言吐渾之請是時安重榮

握彊兵據重鎮恃其驍勇有飛揚跋扈之志帝覽表猶豫未決維翰知重榮已畜姦謀且懼朝廷拂于其意乃密上疏曰竊以防未萌之禍亂立不拔之基局上繫聖謀動符天意非臣淺陋所可窺量然臣逢世休明致位通顯無功報國省已愧心其或事繫安危理干家國苟猶緘默實負君親是以區區之心不能自已近者相次得進奏院狀報吐渾首領白承福已下舉衆內附鎮州節度使安重榮上表請討契丹臣方遥隔朝闕未測端

倪思陛下頃在并汾初罹屯種師少糧匱援絶計窮勢若綴旒困同懸磬契丹控弦玉塞躍馬龍城直度陰山徑絶大漠萬里赴難一戰夷凶救陛下累卵之危成陛下覆盂之業皇朝受命於此六年夷夏通歡亭障無事雖卑詞降節屈萬乘之尊而庇國息民實數世之利今者安重榮表契丹之罪方恃勇以請行白承福畏契丹之彊將假手以報怨恐非遠慮有惑聖聰方今契丹未可與争者其有七焉契丹自數年來最為彊盛侵伐鄰

國吞滅諸蕃救援河東功成師克山後之名藩大郡盡入封疆中華之精甲利兵悉歸虜北即今土地廣人民衆戎羯備而戰馬多此未可與爭者一也契丹自克捷之後鋒銳氣雄南軍因敗衂以來心沮膽怯況今秋夏雖稔而帑廩無餘黎庶雖安而貧弊益甚戈甲雖備而鍛礪未精士馬雖多而訓練未至此未可與爭者二也契丹與國家恩義非輕信誓甚篤雖多求取未至侵凌豈可先發釁端自為戎首縱使因茲大克則後患仍存

其或偶失沉機則追悔何及兵者凶器也戰者危事也苟議輕舉安得萬全此未可與爭者三也王者用兵觀釁而動是以漢宣帝得志於匈奴因單于之爭立唐太宗立功於突厥繇頡利之不道方今契丹正抱雄武之量有戰伐之機部族輯睦蕃國畏伏土地無災孳畜繁庶蕃漢雜用國無釁隙此未可與爭者四也引弓之民遷徙鳥舉行逐水草軍無餽運居無廬幕住無營柵便苦澁任勞役不畏風霜不顧饑渴皆華人之所不能此

未可與爭者五也戎人皆騎士利在坦途中國用徒兵喜於走險趙魏之北燕薊之南千里之間地平如砥步騎之便較然可知國家若與契丹相持則必屯軍邊上少則懼夷狄之衆固須堅壁以自全多則患飛輓之勞則必遂寇而速反我歸而彼至我出而彼迴則禁衛之驍雄疲於奔命鎮定之封境略無遺民此未可與爭者六也議者以陛下於契丹有所供億謂之耗蠹有所卑遜謂之屈辱微臣所見則曰不然且以漢祖英雄猶輸

貨於冒頓神堯武略尚稱臣於可汗此謂達於權變善於屈伸所損者微所利者大必若因茲交搆遂成釁隙自此則歲歲徵發日日轉輸困天下之生靈空國家之府藏此為耗蠹不亦甚乎兵戈既起將帥擅權武吏功臣過求姑息邊藩遠郡得以驕矜外剛內柔上凌下僭此為屈辱又非多乎此未可與爭者七也願陛下思社稷之大計采將相之善謀勿聽樊噲之空言宜納婁敬之逆耳然後訓撫士卒養育黔黎積穀聚人勸農習戰

以俟國有九年之積兵有十倍之彊主無内憂民有餘力便可以觀彼之變待彼之衰用巳之長攻彼之短舉無不克動必成功計之上者也惟陛下熟思之臣又以鄜都襟帶山河表裏形勝原田沃衍户賦殷繁乃河朔之名藩寔國家之巨屏即令主帥赴闕軍府無人臣竊思慢藏誨盜之言恐非勇夫重閉之意願迴深慮免啓姦謀欲希陛下暫整和鑾畧謀廵幸雖櫛風沐雨上勞於聖躬而杜禍防微實資於睿畧省方展義今也其時

臣受主恩深憂國情切智小謀大理淺辭繁俯伏惟懼於僭踰裨補或希於萬一謹冒死以聞疏奏留中不出帝召使人於内寢傳容旨於維翰曰朕比日於南面之事頗懣不決今省卿所奏釋然如醒朕計已決卿無憂也

周世宗顯德二年三月庚午朔辛未改李晏口為静安軍先是河朔生靈自晉漢已來常為契丹所困每胡兵入寇洞無藩籬帝甚憫之而言事者以為深冀之間有

胡盧河東西橫亘數百里然其堤岸非峻不能扼胡騎之奔突帝乃按圖定策於是詔許州節度使王彥超曹州節度使韓通等領兵夫徒濬其堤而增其岸仍於河上築壘以屯戍兵是時工未畢而虜至彥超等迎擊退之李晏口者即河上之要津也故賜以軍額自是以後虜騎雖至終不敢涉河以肆掠繇是河朔生民稍安其居矣

冊府元龜卷九百九十四

冊府元龜卷九百九十五　宋　王欽若等　撰

外臣部

交侵

昔鼂錯有言曰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蓋言其同類自相攻擊不煩華夏之兵亦禦戎之良策而雜覇之善利也蓋夫裔夷殊俗天性忿鷙氣類不一嗜欲靡同故先王不以臣畜之而置於度外然其種族斯衆區落

實繁恃氣力以相高專戰鬭而為務以至強陵弱大侵小稱兵搆亂迭為冦掠侮亡攻昧更相吞噬雖復保塞內附參於屬國守約求援聞于有司然亦荒忽之無常但可羈縻而不絕又豈足煩王師之赴救

漢高祖初匈奴冒頓單于立東胡強聞冒頓殺父自立廼使使謂冒頓曰欲得頭曼時號千里馬冒頓問羣臣皆曰此匈奴寶馬也勿予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愛一馬乎遂與之頃之東胡以為冒頓畏之使使謂冒頓曰

欲得單于一閼氏冒頓復問左右左右皆怒曰東胡無道廼求閼氏請擊之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愛一女子乎遂取所愛閼氏予東胡東胡王愈驕西侵與匈奴中間有棄地莫居千餘里各居其邊為甌脫甌脫作土室以伺也境上候望之處若今之伏宿舍也東胡使使謂冒頓曰匈奴所與我界甌脫外棄地匈奴不能至也吾欲有之冒頓問羣臣或曰此棄地予之於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奈何予人諸言與者斬之於是冒頓上馬令國中有後者斬遂

東襲擊東胡東胡初輕冐頓不為備及冐頓以大兵破滅東胡王又攻破月氏王以其頭為飲器[韋昭曰飲器椑榼也晉灼曰飲器虎子屬也或曰飲酒之器也匈奴傳云以所破月氏王飲血盟然則飲酒之器是也韋云椑榼晉云獸子皆非也椑榼即今褊榼所以盛酒爾非用飲者也獸子褻器所以溲便者也]月支乃遠去過大宛西擊大夏而臣之

武帝建元三年閩越舉兵圍東甌東甌使人告急於時帝年未二十以問太尉田蚡蚡以為越人相攻擊其常事又數反覆不足煩中國往救也自秦時棄不屬[言不臣屬]

於中華於是嚴助詰蚡曰特患力不能救德不能覆誠能何故棄之且秦舉咸陽而棄之何但越也舉總也言總天下乃至京師皆棄也今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不振尚安所愬振舉也起也安馬也又何以子萬國乎子謂畜為臣子也帝曰太尉不足與計遂令嚴助發兵浮海救東甌未至閩越罷去閩越王郢興兵擊南粵邊邑粵使人上書曰兩粵俱為藩臣毋擅興兵相攻擊今東粵擅興兵侵臣臣不敢興兵唯天子詔之於是天子多南粵義多猶與也守職約守舊臣之職而不踰約制為

興師遣兩將軍討閩粤兵未踰嶺閩越王弟餘善殺郢以降於是罷兵

昭帝時烏桓漸強乃發匈奴先單于冢墓以報冐頓之怨於是壺衍胊鞮單于大怒發二萬騎東擊破烏桓至

宣帝時西域城郭共擊匈奴車師國城郭謂諸國為城居者得其王及人衆而去單于復以車師王昆弟兠莫為車師王牧其餘民東徙不敢居故地時匈奴虛閭權渠單于怨諸國共擊車師遣左右將軍各萬餘騎屯田右地欲以

侵殆烏孫西域後丁令比三歲入盜匈奴殺畧人民數千驅馬畜匈奴遣萬餘騎往擊之無所得平帝時漢既班四條後護烏桓使者告烏桓民毋得復與匈奴皮布稅匈奴以故事遣使者責烏桓稅故時常稅是以求之匈奴人民婦女欲賈販者皆隨往焉烏桓距曰奉天子詔條不當予匈奴稅匈奴使怒收烏桓酋豪縛倒懸之酋豪昆弟怒共殺匈奴使及其官屬收畧婦女馬牛單于聞之遣使發左賢王兵入烏桓責殺使者因攻擊之烏桓分散

或走上山或東保塞匈奴頗殺人民敺婦女弱小且千人去敺與驅同置左地告烏桓曰持馬畜皮布來贖之烏桓見畧者親屬二千餘人持財畜往贖匈奴受留不遣宣帝時烏孫上書言連為匈奴所侵削昆彌願發國半精兵人馬萬匹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垂哀本始二年漢發五將軍兵十餘萬騎出塞及校尉常惠使護發兵烏孫西域昆彌自將翕侯以下五萬餘騎從西方入五將軍皆無功惠與烏孫兵至右谷蠡庭獲單于父行及嫂

居次名犂汗都尉千長將以下三萬九千餘級虜馬牛羊驢騾橐駝七十餘萬於是匈奴遂衰耗怨烏孫其冬單于自將數萬餘騎擊烏孫頗得老弱欲還會天大雨雪一日深丈餘人户畜産凍死還者不能什一於是丁令乘弱攻其北烏桓入其東烏孫擊其西凡三國所殺數萬級馬數萬匹牛羊甚衆

成帝河平中夜郎王興與鉤町王禹漏臥侯俞漏臥夷邑名後為縣更舉兵相攻更迭也牂牁太守請發兵誅興等議者以

為道遠不可擊乃遣大中大夫蜀郡張正持節和鮮與等不從命

哀帝建平二年烏孫庶子卑援疐翕侯人等入匈奴西界冦盜牛畜頗殺其民單于聞之遣左大當户烏夷泠將五千騎擊烏孫殺數百人畧千餘人敺牛畜去

後漢光武建武二十一年車師鄯善焉耆等十八國俱遣子入侍願得都護漢還其侍子是時莎車王賢欲併兼西域攻擊益甚諸國聞都護不出而侍子皆還大憂

恐乃與燉煌太守檄願留侍子以示莎車言侍子見留都護尋出兾且息其兵太守裴遵以狀聞天子許之二十二年賢知都護不至遂遺鄯善王安書令絶通漢道安不納而殺其使賢大怒發兵攻鄯善安迎戰兵敗亡入山中賢殺畧千餘人而去其冬賢復攻殺龜兹王遂兼其國鄯善焉耆諸國侍子久留燉煌愁思皆亡歸賢見漢不出都護盖横媯塞王自以國遠遂殺賢使者賢擊滅之立其國貴人駟鞬為媯塞王賢又自立其太子

則羅為龜茲王賢以則羅年少乃分龜茲為烏壘國徙駟韃為烏壘王又更以貴人為嬀塞王數歲龜茲國人共殺則羅駟韃而遣使匈奴更請立王匈奴立龜茲貴人身毒為龜茲王龜茲繇是屬匈奴賢以大宛貢稅減少自將諸國兵數萬人攻大宛大宛王延留迎降賢因將還國徙拘彌王橋塞提為大宛王而康居數攻之橋塞提在國歲餘亡歸賢復以為拘彌王而遣延留還大宛使貢獻如常賢又徙于闐王俞林為驪歸王立其弟位

侍為于闐王歲餘賢疑諸國欲畔名位侍及拘彌姑墨子合王盡殺之不復置王但遣將軍鎮守其國明帝永平中于闐將休莫霸反莎車自立為于闐王休莫霸死兄子廣德立後遂滅莎車其國轉盛從兵精絕西北至疏勒十三國皆服從

二十二年匈奴國亂烏桓乘弱擊破之匈奴轉北徙數千里漠南地空

二十三年哀牢夷王賢栗遣兵乘箄船南下江漢擊附

塞夷鹿蓼鹿蓼人弱為所擒獲於是震雷疾雨南風飄起水為逆流巃涌二百餘里箄船沉没哀牢之衆溺死數千人賢栗復遣其六王將萬人以攻鹿蓼鹿蓼王與戰殺其六王哀牢耆老共埋六王夜虎復出其尸而食之餘衆驚怖引去

二十四年遣其左賢王擊破北匈奴却地千餘里

二十六年南匈奴前畔五骨都侯子復將其衆三千人歸南部北單于使騎追擊悉獲其衆南單于遣兵拒之

逆戰不利

燒當王滇良世居河北大允谷種小人貧而先零卑湳並皆強富數侵犯之滇良父子積見陵易憤怒而素有恩信於種中於是集會附落及諸雜種乃從大榆入掩擊先零卑湳大破之殺三千人掠取財畜奪居其地大榆中繇是始強

明帝永平十六年北匈奴聞漢通西域車師始復內屬乃遣兵擊之

順帝陽嘉四年春北匈奴呼衍王率兵侵後部以車師六國接近北虜為西域蔽扞乃令燉煌太守發諸國兵及玉門關候伊吾司馬合六千三百騎救之掩擊北虜於動山漢軍不利秋呼衍王復將三千人攻後部破之

章帝元和元年北匈奴單于復願與吏人合市乃驅牛馬萬餘頭來與漢賈客交易南單于聞乃遣輕騎出上郡遮畧生口鈔掠牛馬驅還入塞

二年南匈奴單于遣兵千餘人獵至涿邪山卒與北匈

奴溫犢王遇戰獲其首級而還又云時北虜衰耗黨衆離畔南部攻其前丁零寇其後鮮卑擊其左西域侵其右不復自立乃遠引而去

章和元年鮮卑入左地擊北匈奴大破之斬優留單于取其匈奴皮而還北庭大亂

和帝永元八年戊巳校尉索頵欲廢車師後部王涿鞮而立破虜侯細致涿鞮忿前部王尉卑大責己因反擊尉卑大獲其妻子

安帝元初四年遼西鮮卑休連等燒塞門寇百姓烏桓

大人於秩居等與休連有宿怨共郡兵奔擊大破之斬首千三百級悉獲其生口牛馬財物

延光二年鮮卑王其至鞬自将萬餘騎入東嶺候分為數道攻南匈奴於蔓柏縣名屬五原左薁鞬日逐王戰死殺千餘人三年秋復冦高栁擊破南匈奴殺漸将王

靈帝熹平四年于闐王安國攻拘彌大破之殺其王死者甚衆戊巳校尉西域長史各發兵輔立拘彌侍子定興為王

魏文帝黄初中鮮卑軻比能與東部鮮卑大人素利及步度根三部爭鬬更相攻擊烏丸校尉田豫和合使不得相侵五年比能復擊素利豫帥輕騎徑進掎其後比能使别小帥瑣奴拒豫豫進討破走之繇是懷貳乃與輔國將軍鮮于輔書曰夷狄不識文字故校尉閻柔保我於天子我與素利為讎往年攻擊之而田校尉助素利我臨陣使瑣奴往聞使君來即便引軍退步度根數數鈔盜又殺我弟而誣我以鈔盜我夷狄雖不知禮義

兄弟子孫受天子印綬牛馬尚知美水草況我有人心邪將軍當保明我於天子輔得書以聞帝帝復使豫招納安慰

南齊扶南國自晉宋世通職貢宋末扶南王姓憍陳如名闍邪跋摩遣商貨至廣州天竺道人那伽仙附載欲歸國遭風至林邑掠其財物皆盡那伽仙間道得達

梁天監中芮芮國破丁零復其舊土先是齊永明中芮芮為丁零所破更為小國而南移其居至是復爲滑國

車師之别種元魏之居桑乾也滑猶為小國屬芮芮後稍強大征其旁國波斯盤盤罽賓焉耆龜兹疎勒姑墨于闐句般等國開地千餘里

後魏車伊雒焉耆胡也世為東境部落帥常修職貢伊雒又率部衆二千餘人伐高昌討破焉耆東關七城虜獲男女二百人駝千頭馬千匹以金一百斤奉獻

北齊文宣天保三年二月突厥破茹王阿那瓌瓌自殺其太子菴羅辰及瓌從弟登注俟利登注子庫提竝擁

衆奔茹茹餘衆立注次子鐵伐為主四年二月送登注及子庫提還北鐵伐尋為契丹所殺國人復立登注為主仍為其大人阿當提等所殺國人復立庫提為主十二月突厥復攻茹茹茹茹舉國南奔帝自晉陽北討突厥納茹茹乃廢其主庫提立阿那瓌子菴羅辰為主置之馬邑川給其廪餼繒帛親追突厥朔州突厥請降許之而還於是貢獻相繼

隋高祖時突厥沙鉢畧與阿波相攻先是後魏末突厥

伊利可汗以兵擊鐵勒大敗之降五萬餘家遂求婚於茹茹茹茹王阿那瓌大怒遣使罵之伊利斬其使率衆襲茹茹破之弟乙息記可汗立又擊破茹茹弟木杆可汗立又擊㓕茹茹沙鉢可汗忌弟二阿波可汗驍悍忌之因其先歸襲擊其部大破之殺阿波之毋阿波還無所歸西奔達頭可汗達頭者名玷突厥沙鉢畧之從父也舊為西南可汗既而大怒遣阿波率兵而東其部落歸之者將十萬騎遂與沙鉢畧相攻又有貪汗可汗素睦於阿波沙鉢畧奪

其衆而厥之貪汗亡奔達頭沙鉢畧從弟地勤察别統部落與沙鉢畧有隙復以衆叛歸阿波至是連兵不已開皇六年契丹與突厥相侵先是契丹當後魏時為高麗所侵部落萬餘口求内附止于白貔河其後為突厥所逼又以萬家寄於高麗至是與諸部相攻擊久不止仁壽元年西突厥泥利可汗及葉護俱被鐵勒所敗步迦尋亦大亂奚霫五部内徙步迦奔吐谷渾

煬帝大業元年西突厥處羅可汗擊鐵勒諸部厚税斂

其物又猜忌薛延陀等恐為變遂集其魁帥數百人盡誅之繇是一時反叛拒處羅遂立俟利發俟斤契弊歌楞為易勿真莫何可汗居貪汗山復立薛延陀內俟斤字也咥為小可汗處羅侯每從巡幸江都之亂隨化及至河北化及將敗奔歸京師為北蕃突厥所害

十二年真臘國遣使貢獻其國與參半朱江二國和親數與林邑陀桓二國戰爭其人行止皆持甲仗若有征伐因而用之

唐高祖武德末突厥阿史那社爾入侵中國歸而遇延陀迴紇等部皆叛攻破欲谷設社爾擊之復為延陀所敗遂率其餘衆保于西偏依可汗浮圖後遇頡利滅而西蕃葉護又死奚利邲咄陸可汗兄弟爭國社爾陽言降之引兵西上因襲破西蕃半有其國得衆十餘萬自稱都富可汗謂其諸部曰首為背叛破我國者延陀之罪也今我據有西方大得兵馬不平延陀而自取安樂是忘先可汗為不孝也何以為突厥之主乎必先平延

陀然後安居爾若天命不捉死亦無恨其酋長咸諫曰今新得西方須留鎮壓若即棄去遠擊延陀祇恐葉護子孫必來復國社爾不從親率五萬餘騎討延陀於磧北連兵百餘日遇我行人劉善因立同娥設為咥利始可汗社爾部又苦兵役多委之逃去延陀因縱擊敗之復保高昌國其舊兵在者纔萬餘家又與西蕃結隙不能復振繇是率衆入貢處其部落于靈州之北

西突厥賀魯者成曳步利設射匱特勒越之子也初阿

使那步真既來歸國咄陸可汗乃立賀魯為葉護以繼步真居於多邏斯水南去西州十五日行統處因處蜜始蘇歌羅禄卑失五姓之衆咄陸西走乃呼賀魯欲立之以為可汗遣兵逼逐賀魯二三年間遂相侵掠不常厥居執舍地處木昆婆鼻二姓以賀魯無罪往請射匱射匱怒欲討執舍地繇是三姓率部落隨賀魯有數千人

太宗貞觀十五年十一月癸酉薛延陀盡其甲騎幷發

同羅僕骨回紇𩊚鞨奚霫等衆各二十萬率一人馬四匹度漢屯白道川據善陽嶺以擊思摩之部思摩引其種落走朔州留精騎以戰延陁乘之及塞詔營州都督張儉統所部騎兵及奚霫契丹等壓其東境

是年突厥咄陸可汗與沙鉢羅葉護可汗頻相攻擊咄陸于時兵衆漸強西域諸國復來歸附未幾咄陸遣石國吐屯攻葉護擒之送於咄陸尋為所殺咄陸可汗既并其國弩矢畢諸姓心不服咄陸皆叛之咄陸復率兵

擊吐火羅破之初咄陸以泥孰啜自擅取部物斬之以狥尋為泥孰啜部將胡祿屋所襲衆多亡逸其國大亂

十七年新羅王遣使上言高麗百濟累相攻襲亡失數十城乞偏師救助詔遣司農丞相里元奬齎璽書往諭賜高麗曰新羅委命國家不闕朝獻爾與百濟宜即戢兵新羅蓋蘇文謂元奬曰高麗新羅怨隙已久往者隋室相侵新羅乘釁奪高麗五百里之地城邑新羅皆據有之自非反地還城此兵恐未能已元奬曰既往之事

馬可追論蘇文竟不從
二十年六月乙亥鐵勒僕骨同羅共擊薛延陀多彌可汗大敗之
二十一年五月西蕃咄陸可汗為鄂葛吐鶻俟利發所破奔于波斯
二十二年六月乙卯吐蕃來獻天竺之捷
九月己丑新羅為百濟所攻破其一十三城
高宗永徽元年六月新羅王金真德大破百濟之衆遣

使以聞
五年五月大食引兵擊波斯及米國皆破之波斯五伊嗣俟為大食兵所殺伊嗣俟之子畢路期走投吐火羅遣使來告難上以路遠不能救之尋而大食兵退吐火羅遣兵援立之而還
十月高麗遣其將安固率高麗靺鞨兵侵契丹松漠都督李窟哥發騎禦之戰于新城適會大風高麗放箭風吹竝迴因而陳亂契丹乘之斬首五百級獲馬七百餘

匹高麗敗走草乾風勁契丹又縱火追之飈焰飛起燒
殺人馬甚衆契丹聚其屍築為京觀遣使來告捷帝使
宣其露布於朝以示百僚
六年二月乙丑遣營州都督程元振左衛中郎將蘇定
方等發兵以討高麗以侵掠新羅故也時新羅王金春
秋表言高麗與百濟靺鞨相連侵其北境已奪三十三
城乞兵救援故遣元振等經畧之
顯慶元年三月先是百濟發兵伐新羅新羅拒戰破之

殺三千餘人至是新羅王金春秋遣使來告捷

十二月吐蕃大將禄東賛率兵一十二萬擊白蘭氏苦戰三日吐蕃初敗後勝殺白蘭千餘人屯軍境上以侵掠之

龍朔中吐蕃欽陵與吐谷渾不和遞相表奏各論曲直國家依違未為與奪吐蕃怨怒遂叛以兵臨吐谷渾告急高宗令將薛仁貴郭待封等率衆十餘萬伐之軍至大非川為欽陵等所敗遂滅吐谷渾

麟德二年閏三月疎勒弓月兩國共引吐蕃之兵以侵于闐詔西川都督崔知辯及左武衛將軍曹繼叔率兵救之

玄宗開元八年七月南天竺國王尸利那羅僧伽摩請以戰象兵馬討大食及吐蕃仍求有以名其軍制玄宗嘉之名為懷德軍

十四年契丹落刺史昔固都及將軍顒哥皆獻戎捷授固都將軍顒哥郎將各賜帛百疋放還蕃

德宗貞元七年九月回鶻遣使獻敗吐蕃葛禄於北庭所捷及其俘畜先是吐蕃入靈州及為回鶻所敗夜焚攻城之械而退

十二月甲午回鶻遣殺支將軍獻得吐蕃俘大首領尚結心帝御延喜門觀之

十年正月南詔蠻異牟尋大破吐蕃於神川使來獻捷初吐蕃因北庭與回鶻大戰死傷頗衆乃徵兵於牟尋須萬人牟尋既定計歸我因其徵兵以襲之乃陽示寡

弱謂吐蕃曰蠻軍素少僅可發三千人吐蕃少之請益至五千乃許牟尋遽遣兵五千人戍吐蕃乃自將數萬踵其後晝夜兼行乘其無備大破吐蕃於神川鐵橋遣使告捷且請韋臯使閱其所虜獲及城堡以取信焉

三月西川節度使韋臯奏南詔異牟尋擊破吐蕃収鐵橋已來城壘一十六擒其王五人降其衆十萬餘口

憲宗元和四年九月豐州奏吐蕃萬騎至大石谷掠奪迴鶻之還國者

文宗太和五年九月豐州刺史李公政奏黨項於黒山刦掠歸國廻鶻差兵馬使僕固全等七人為賊射殺

七年三月己酉安南奏蠻去年十二月三十日於界内金龍洲下營當管生獠國出兵殺賊千餘騎赤珠落國亦出兵助討

開成三年八月甲辰安南奏得驩州狀申水真臘國差王子領兵馬攻伐環王國今差兵士赴驩州防遏

後唐莊宗同光二年七月幽州奏偵得阿保機東攻渤海

九月庚戌有自契丹部降者上言女真廻鶻黄頭室韋合勢侵契丹名北部酋長禦捍

四年正月北面招討使李紹真奏北來奚首領云契丹阿保機冦渤海國

明宗天成元年十一月青州霍彦威奏得登州狀申契丹先發諸部攻逼渤海國自阿保機身死雖已抽退尚留兵馬在渤海扶餘城令渤海王弟部領兵士攻圍扶餘城契丹

長興元年正月青州奏羌人押渤海王𢡟一行歸本國被黑水剽刼今得黑水兀兒狀及將印紙一張進呈晉高祖天福二年二月新州翟璋奏契丹㸃發新毅蔚等州軍馬與契丹討奚族達剌于今已歸服五年四月辛亥北京奏契丹于越王進寧掠山後諸蕃退止於青塚

冊府元龜卷九百九十五